

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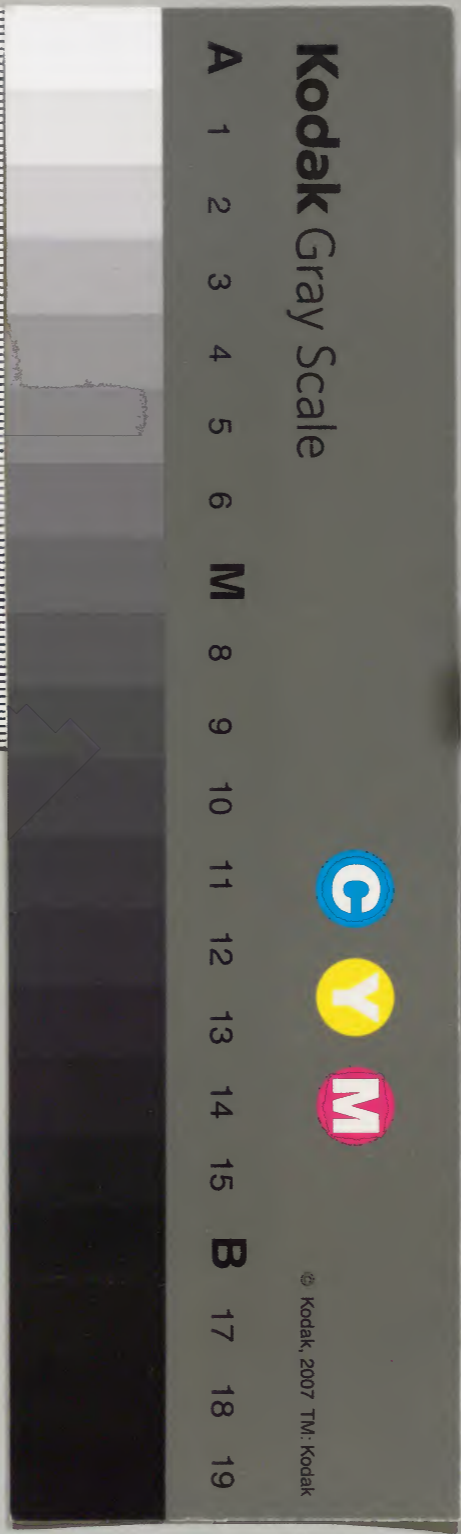
傳四之七



漢書門類			
五	六	〇	一
冊	架	函	號
三	〇	八	五

內閣文庫			
六	五		漢
〇	六		書
冊	〇		類
三	三	〇	
三	〇	一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601	
冊數	30 (6)		
函號	280	81	



列傳第四

北史十六

道武七王

淺草文庫

明元六王

太武五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
生清河王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
生河南王暉河間王脩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
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母
氏並闕皆早薨無傳

清河王紹字受洛拔天興六年封性兇很險悖
好劫剝行人斫射犬豕以為戲樂有孕婦紹剖
觀其胎道武常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明元
常以義方責之由此不協而紹母賀夫人有譴
帝將殺之曾日暮未決賀氏密告急於紹紹乃
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帝驚起求弓刀
不及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
寮于西宮端門前北面紹從門扇間謂曰我有
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以下皆失色莫

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臣等不審登遐
狀唯陰平公无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
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
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故人
往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
以下先是明元在外聞變乃還潛於山中使人
夜告北新侯安周衆皆響應衛士執送紹於是
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闔官宮人為內應者十數
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爓食之

北史卷之四
紹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豔，道武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帝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明元練兵於東部，詔熙督十二軍校閱，甚得軍儀，賞賜隆厚。泰常六年薨，帝哀慟不已。長子佗襲爵，佗性忠厚，武藝無過者。後改封淮南王，鎮武牢，威名甚著。孝文時，位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趨。太

和十二年薨。時孝文有事太廟，始薦聞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禮賄有加。謚曰靖王。世子吐万早卒，子僖王顯襲祖爵。薨，子世遵襲。孝明時為荊州刺史，在邊境，前代以來互相抄掠。世遵到州，不聽侵擾。其弟均時在荊州為朝陽戍主，有南戍主妻。三月三日遊戲沔水側，均輒遣部曲掠取。世遵聞之，責均，遂移還本戍。吳人感荷，後頗行貨賄，散費邊儲，是以聲名有損。薨於定州。刺史謚曰康王。吐万弟鍾葵早卒，長子法壽累

遷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後於河陰遇害子慶智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為十錢主簿法壽弟法僧位益州刺史殺戮自任威怒無怕王賈諸姓州內人士法僧皆召為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後拜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義以驕恣恐禍及己將謀為逆時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

法僧謂曰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棄孝義而從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柏不能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於彭城自稱尊號改元天啓大軍致討法僧奔梁其武官三千餘人戍彭城者法僧皆印額為奴逼將南度梁武帝授法僧司空封始安郡王尋改封宋王甚見優寵又進位大尉仍立為魏王不行授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乃徵為太尉卒

於梁謚曰襄厲王子景升景隆初封丹陽公位
廣州刺史徙徐州改封彭城王丁父憂襲封宋
王又為廣州刺史卒梁復以景仲為廣州刺史
封枝江縣公侯景作亂遣誘召之許奉為主景
仲將應之為西江督護陳霸先所攻乃縊而死
河南王暉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道武前
中之帝驚歎焉及長武藝絕人與陽平王熙等
並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薨長子提襲驍烈
有父風改封潁川王迎昭儀于塞北時年十六

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累遷統萬
鎮都大將甚見寵待薨謚曰成王長子平原襲
爵忠果有智略為齊州刺史善於懷撫孝文時
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屯聚平陵年號聖君
平原身自討擊禽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妖人
劉舉自稱天子復討斬之時歲頻不登齊人飢
饑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為粥以全人命北州
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
遷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薨謚曰

簡王長子和字善意襲爵初和聘乙氏公主女
為妃生子顯薄之以公主故不得遣出因忿遂
自落髮為沙門既不幸其母乃捨顯以爵讓其
次弟鑒鑒固辭公主以其外孫不得襲爵訴於
孝文孝文詔鑒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鑒
字紹達沈重少言寬和好士為齊州刺史時革
變之始鑒上書遵孝文之旨採齊之舊風軌制
粲然皆合規矩孝文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
鑒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孝文崩後和

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為妻曹
氏年長大和十五歲攜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
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
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藉齊人苦
之鑒名大損轉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人多飢
餓鑒表加賑恤人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為徐
州王既年少長史盧陽烏寬以馭下郡縣多不
奉法鑒表梁郡太守程靈虬虐政殘人盜寇並
起詔免靈虬於是徐境肅然薨謚悼王和與鑒

子伯崇競求承襲詔聽和襲位東郡太守先是
郡人孫天恩家豪富嘗與和爭地遣奴客打和
垂死至此和誣天恩與北賊來往父子兄弟一
時俱戮資財田宅皆沒於官天恩宗從欲詣闕
訴寃以和元人之親不敢告列和語其郡人曰
我覓一州亦應可得念此小人痛入骨髓故乞
此郡以報宿怨此後更不求富貴識者曰王當
沒於此矣薨贈相州刺史

河間王脩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詔河南王

曜子羯兒襲改封略陽王正平初有罪賜死爵
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辯夙成年十四薨

明元悼傷之自小歛至葬常親臨哀慟陪葬金
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以陽平王

熙第二子渾為南平王以繼連後渾好弓馬射

鳥輒歷飛而中之日射免得五十頭太武嘗命

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

帝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累遷涼州鎮將
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恩著涼土更
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如違所親薨子飛襲
後賜名霄身長九尺署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
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孝文特
垂欽重除宗正卿詔曰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
云姓名唯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遷左光祿
大夫薨賜東園第一祕器孝文總衰臨霄喪宴
不舉樂謚曰安王子纂襲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薨子吐根襲改封江陽
王薨無子獻文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字世仁
為後襲封江陽王宣武時為青州刺史為家僮
取人女為婦妾又以良人為婢為御史所彈坐
免官爵及靈太后臨朝繼子義先納太后妹復
繼本封後徙封京兆王歷司徒加侍中繼孝文
時已歷內外顯任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歷轉
台司頻表遜位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前後部鼓
吹詔以至節禮有朝慶繼位高年宿可依齊郡

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太傅侍中如
故時又執殺生之權拜受之日送者傾朝有識
者為之致懼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廷兩人扶持
禮與丞相高陽王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
將軍錄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諸軍事及出
師車駕臨餞傾朝祖送尋加太尉公及班師繼
啓求還復封江陽詔從之繼晚更貪恠牧守令
長新除赴官無不受納貨賄以相託付妻子各
別請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獲平心選舉憑義

威勢法官不敢糾擿天下患之又黜繼廢於家
初朱榮之為直寢數以名馬奉之又接以恩
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為太師司州牧永
安二年薨贈假黃鉞都督九州諸軍錄尚書事
大丞相如故謚曰武烈又字伯儁小字夜又靈
太后臨朝以又妹夫除通直郎又妻封新平君
後遷馮翊君拜女侍中又女天靈太后詔贈鄉
主又累加侍中領軍將軍既在門下兼總禁兵
深為靈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

魏書卷之九十四 七尺川專卷四 三百三十一 可

政每欲斥黜之。義遂令通直郎宋維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案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于宮西別館。久之。義恐懌終為已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詐取主食中黃門胡度。胡定列誣懌云。貨度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騰以具奏。明帝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義於含章殿。後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騰稱詔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咸畏義。無

敢異者。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義騰持公卿議入奏。夜中殺懌。於是假為靈太后辭。遂詔義。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明帝呼為姨父。自後百寮重跡。後帝徙御徽音殿。義亦入居殿右。曲盡佞媚。遂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劔以自先後。又於千秋門外。殿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初。義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得志之後。便自驕。復耽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

之寶无物其中又曾臥婦人於食輿以帊覆之
輿入禁內出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姑姊
婦女朋姪無別政事怠墮綱紀不舉州鎮多非
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又知自不法恐被廢黜
乃陰遣弟洪業召武州人姬庫根等與之聚宴
遂為誓盟欲令為亂朝廷必以已為大將軍往
伐因以共為表裏如此可得自立根等然其言
乃厚遺根等遣還州與洪業買馬從劉騰死後
防衛微緩又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日出遊畱

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正光五年秋靈太后
對明帝謂羣臣求出家於高山閑居寺欲自下
髮帝與羣臣大懼叩頭泣涕遂與太后密謀圖
之乃對又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又乃
勸帝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二宮無復
禁礙舉其親元法僧為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反
叛靈太后數以為言又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
雖位重於又而甚畏憚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遂
幸雍第定圖又之計後雍從帝朝太后乃進言

又父子權重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廷何故
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又聞之甚懼免冠求解
乃以又為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又雖
去兵權然總任內外不慮黜廢又有閹人張景
嵩劉思逸屯弘昶伏景謀廢又嵩以帝嬪潘外
憐有幸說云元又欲害之嬪泣訴於帝云又非
直欲殺妾亦將害陛下帝信之後又出宿遂解
其侍中旦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初咸陽王
禧以逆見誅其子樹梁封為鄴王及法僧反叛

後樹遺公卿百寮書暴又過惡言又本名夜又
弟羅實名羅刹夜又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
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
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為况昆季此名表能噬
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又為遠近所惡如此其
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又昔邀朕索鐵
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順對曰
事關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
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又及其弟爪謀

反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定州又令
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義兄弟為內應起有日
矣得其手書靈太后以妹婚故未忍便決羣臣
固執不已明帝又以為言太后乃從之於是義
及弟八竝賜死於家太后猶以妹故復追贈尚
書令翼州刺史義子舒祕書郎義死後亡奔梁
官至征北大將軍青翼二州刺史

子善亦名善住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通涉五
經尤明左氏傳侯景之亂善歸周武帝甚禮之

以為太子宫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
子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凡有敷奏詞氣抑揚
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
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未能對遂拜
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
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悅曰聞
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一百匹衣一襲善之
通博在何安之下然以風流醞藉俯仰可觀音
韻清朗由是為後進所歸安每懷不平心欲屈

善因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安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安然之及就講肆安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頴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惟獨高頴上初然之及頴得罪上以善言為頴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病頓而卒又弟羅字仲綱雖父兄貴盛而虛已接物累遷青州刺史又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於時才名之

士王元景邢子才季獎等咸為其賓客從游青土罷州入為宗正卿又死後羅通又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孝武時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孝靜初梁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封南郡王及侯景自立以羅為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改封江陽王梁元帝滅景周文帝求羅遂得還除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少師襲爵江陽王舒子善住在後從南入關羅乃以爵還善住改封羅為固道郡公羅弟爽字景哲少而

機警位給事黃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
懿爽弟蠻任齊歷位兼度支尚書行潁州事坐
不為繼母服為左丞所彈後除開府儀同三司
齊天保十年大誅元氏昭帝元后蠻之女也為
苦請自市追免之賜姓步孤氏卒贈司空蠻弟
爪字景邕位給事中與兄义同時誅繼弟羅侯
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于燕州之昌平郡
內豐資產唯以意得為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
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以义執

權尤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太武皇帝大慕容
夫人生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
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
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
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
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
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

必聚而為寇又以大眾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
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元參不
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
一還為亂必速不以為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
無犯初馮弘之奔高麗太武詔遣送之高麗不
遣太武怒將討之不_上疏以為和龍新定宜復
之使廣脩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
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絜事以憂薨事在絜傳
謚曰戾王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不_之薨

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
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
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
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
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
高曰亢高而無人不為善也夫如是則上寧于
王下保于己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
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薨謚曰殤王無子國除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沈厚太武以長安形勝之地乃拜範為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範謙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離寇賊流亡者相繼請崇易簡之禮帝納之於是遂寬徭與人休息後劉絜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長子良太武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嘗參軍國大計文成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為內都大官薨謚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太武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反胡白龍餘黨于西海大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疾薨謚曰莊王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太武奇之後與濮陽王閭若文謀為不軌發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文成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少善騎射多藝坐法削爵為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恒懷怨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死

國除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帝越椒房生

晉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

王譚伏椒房生廣陽王建閭石昭儀生吳王余

其小兒猶兒真彪頭龍頭並闕母氏皆早薨無

傳

晉王伏羅真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

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

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潛軍出

其非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

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惠之可也遂間道行

至大母橋慕利延眾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寅

走阿曲降其一萬餘部落八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寮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鎮枹罕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大武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宋愛與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子道符襲爵拜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斬之傳首京師

臨淮王譚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

後改封臨淮王薨謚宣王子提襲為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配北鎮父之提子員外郎穎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孝文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之議尋卒以預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宣武時贈雍州刺史謚曰懿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宣武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謚曰康王追改封濟南王子彧字文若紹封彧少有才學當時甚美侍中崔光見

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
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
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思道謂吏部
清河崔休曰二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
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
為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或姿
制閑裕吐發流靡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
嘗不心醉忘疲奏郊廟歌詞時稱其美除給事
黃門侍郎或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或

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
常自以此荀文若可名或以取定體相倫之美
或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
長兼御史中尉或以為倫敘得之不謝領軍于
忠忿言之朝廷曰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
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
還朝流為之歎息累遷侍中衛將軍左光祿大
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後以本官為東道行臺
會介朱榮入洛殺害元氏或撫膺慟哭遂奔梁

梁武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或為人建孫
稱或風神閑雋梁武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或
於樂遊園因設宴樂或聞聲歔歔涕淚交下梁
武為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候旨稱魏為偽唯
或表啓常云魏臨淮王梁武體或雅性不以為
責及知莊帝踐阼或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
武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
或留或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
或性至孝自經違離不進酒肉憔悴容色見者

傷之歷位尚書令大司馬兼錄尚書莊帝追崇
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為文穆
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孝文為伯考或表諫
以為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
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為絕服猶尚
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
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
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
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景王意在毀冕文

主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室昆之與
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家胤文王成其大業
故晉武繼文祖武宣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
或非儔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勲格
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后稟德以元復將配享
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
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敢言者唯或與吏部
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文穆皇帝勲格
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範恭上尊號王表

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春陵漢高不因瓜瓞
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
祖別廟異寢於理何差文穆皇帝天睽入宅曆
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既帝業有統漢
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魏太祖晉景
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帝別
廟有闕餘序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之德使
饗遍天下非關太廟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
父亦非勲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

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以此為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景共為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士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為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既逼諸妹之請此詞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為孝宣帝或又面諫曰陛

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臣歷尋書籍未有其事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敕臣日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為爰自臣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臣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臣朱榮死除或月徒公及臣朱兆率眾奄至出東掖門為賊所獲見臣兆辭色不屈為羣胡所毆薨孝武帝未贈大將軍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謚曰文穆或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

書不為章句所制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婭為識者所譏無子弟孝友少有時譽襲爵淮陽王累遷滄州刺史為政温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宴齊文襄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

隣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關而况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為於四閭閭二比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

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疆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述遭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為婦德以能妬為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

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

萬曆十九年

七史列傳卷四

三五

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禽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為阜隸葬擬王侯存歿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為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

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為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準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祿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昌弟亨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亨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

臨朝宦者干政，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為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主阿那瓌既得反國，其人大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振給，詔予為北道行臺，詣彼振恤。予陳便宜表曰：「衣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糲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則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特牛產羊餬其口食，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

如其仍住七州，隨宜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振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畱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勃，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不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飢，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

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
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
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為重備
將帥勞止甲士疲力計前世苦之力未能致今
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
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
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
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
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

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
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
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謀略依
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
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仁寬縻以久策使
親不至矯詐踈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
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
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疆敵
武非尋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

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
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
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于犯驅之還本未必樂
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為費必大朝
廷不許事持白武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
鎮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事
載以韞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事
東廂稱為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
京後遣事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事下廷

尉丞高謙之云事辱命處乎流罪後拜冀州刺
史事勸課農桑境內稱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
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
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
命州郡號曰八王事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力
後為葛榮所陷為榮所執兄祐為防城都督兄
子禮為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事請先死以
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
死事事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為死又孟都潘紹

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卒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平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平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卒封平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平監儀注乎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太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並

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柶簾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簾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是氏脩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禮二

月為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為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反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復從孝武帝入關除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尋監國史歷位司空兼尚書令太保時蠕蠕主與孚相識先請見孚然後遣女於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懼悅奉皇后来歸孚性機辯好酒貌

短而秃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塊塊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許遷太傅薨帝親臨百官赴弔贈大司馬錄尚書事謚曰文簡子端嗣位大行臺尚書華州刺史性踈狠頗以基地驕物時論鄙之

廣陽王建真君三年封趙王後改封廣陽薨謚曰簡王子石侯襲薨謚曰哀王子遺與襲薨謚曰定王無子石侯弟嘉少沈敏喜愠不形於色兼有武略孝文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後孝文南伐詔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可太不上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為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

二正復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奸盜永止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或沈醉在宣武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歡彌夜數加賞賜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為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

薨遺命薄葬宣武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謚曰懿
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
過人及為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子深字智
遠襲爵孝明初拜肆州刺史預行恩信胡人便
之劫盜止息後為恒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
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為恒
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淫城陽王徽妃于氏為
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宗室議決其罪
以王還第及沃野鎮入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

王或討之失利詔深為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
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等諸
軍退還朔州深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
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為重盛簡親
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
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及
太和在歷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
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
與之為伍征鎮驅使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

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
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
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
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
宦獨為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
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
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過弄官府政
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為此無不切齒增
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

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
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改鎮為州將允
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
和拔陵殺之為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
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
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
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
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
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敕勒之叛朝

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為大使欲復鎮為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鎮俱叛一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必不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為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度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部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振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侍郎楊置分散之

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禍亂當由此作既而鮮于脩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戶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為主深乃上書還京師令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為都督以深為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別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考覈未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乃徵深為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

明帝不欲使徽深相憾，敕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後河間王琛等為鮮于脩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為左都督，裴衍為右都督，竝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敕章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敕示深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往者元義執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切骨。」臣

以踈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為。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翻成陸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勳，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為表請，多不蒙遂。前留元標據平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勳、法僧叛，後暫被圍逼，固守之勳，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即授開國、天下之

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
北征之日啓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
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
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
論功亦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
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勳而已但是隨臣
征者即便為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微初
言有理又聞北征隸臣為統應時變色復令臣
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

惡者接以恩顏稱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
臣屈乃視之若仇讐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
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
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以謗
臣之故微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
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
以臣府參寮不免身首異處微既怒遷捨其元
惡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
臣為刺史微乃斐然言不可測及降戶結謀臣

續表啓微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彼姦惡
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沒致令
國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微旣優幸
任隆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
車馬填門及臣居邊賓遊罕至臣近比為慮其
為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垂
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備俛先驅不敢辭事及
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
兒自隨證為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

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敕
伺察臣事微旣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
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為急微昔
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無聞焉爾今求出之
為州使得申其利用微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
之切脫蒙闕公私幸甚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
鬪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陣
賊脩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華賢榮
常銜之并賢昔為深統軍及在交津深傳人諭

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
殺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榮
以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
北轉榮東攻章武王融戰敗於白牛還深遂退
走趣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
南佛寺停二日夜乃召都督毛蓋等六七人臂
肩為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蓋疑深意異乃密
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蓋討深深走出蓋叫譟
追躡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賊遊騎乃引

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內惡之
乃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子
湛字士淵少有風尚孝莊初襲封孝靜初累遷
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為侍中後行
司州牧時齊神武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啓超拜
太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曰文獻
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尚書
郎中宋遊道後乃私耽出為冀州竊而携去遊
道大致紛紛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已將

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兩非之湛弟瑾尚書祠
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伏法湛子法輪
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啓原之復其爵
士

南安王余真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太
武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立之然後
發喪大赦改年為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遺
羣下取悅於衆為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月之
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余

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
內外憚之余疑愛變謀奪其權愛因余祭廟夜
殺余文成葬以王禮謚曰隱

論曰梟鏡為物天實生之觀夫元紹所懷蓋亦
特鍾沴氣陽平以降並多天促英才武略未顯
高年靖簡二王為時稱首鑒既有聲渾亦見器
霄繼荷遇太和之日名位豈妄及哉又階緣寵
私遂亂天下殺身全祀同為幸焉樂平樂安俱
以將領自効竟以憂迫而逝驗克終之為鮮莊

萬曆十一年... 必得於自校... 天不殊良全... 高平... 論曰... 殊余文... 內代... 不... 日其

列傳第五

北史十七

景穆十二王上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叔房
生陽平幽王新成尉叔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
陰王小新成陽叔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
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母竝闕孟叔房生任城
康王雲劉叔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
慕容叔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叔房生樂陵康
王胡兒孟叔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

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文成即位景
穆官人有子者並號為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後為內都大官薨謚
曰幽長子安壽襲爵孝文後賜名頤累遷懷朔
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徵赴京勛以
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筭使呼韓同渭橋之
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遭母憂詔
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
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土

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
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
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為王頤密以狀
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宣武景明六年薨於青
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明帝時坐殺
叔父賜死爵除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
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
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
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齊絹

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疋乎其為帝所
重如此後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
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
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後卒於
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
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具子
暢字叔暢從孝武帝入關拜鴻臚封博陵王大
統三年東討沒於陣子敏嗜酒多費家為之貧

其壻柱國乙弗貴大將軍大利稽祐家貲皆千
萬每營給之敏隨即散盡而帝不之責貴祐後
遂絕之位儀同三司改封南武縣公暢弟融字
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尔朱榮以
融為直閣將軍及尔朱兆入洛融逃人間後從
孝武入關封魏興王位侍郎殿中尚書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
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淫從兄
麗妻崔氏為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

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
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在益論者
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
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
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
信實有所關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
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太師
太尉公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
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孝武帝

入關不及從駕後赴長安封義陽王子孝美容
儀善笑謔好酒愛士縉紳歸之賓客常滿終日
無倦性又寬慈敦睦親族乃置學館於私第集
羣從子弟晝夜講讀并給衣食與諸子同後歷
尚書令柱國大將軍子孝以國運漸移深自貶
晦日夜縱酒後例降為公復姓拓拔氏未幾卒
子贊襲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
大將軍長安鎮大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
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為中都大官察獄有稱獻

大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孝文孝文
即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未至道薨子大興襲拜長子鎮大將以黷貨削
除官爵後除秘書監還復前爵改封西河轉守
衛尉卿初大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
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
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大興戲之曰齋
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
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

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大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
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
便愈遂請為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孝文南
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為之下髮施帛
二千疋既為沙門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
年終子昂字伯暉襲薨昂子棕字魏慶襲孝靜
時累遷太尉錄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
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謚曰文棕寬和有度
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

士身及傳卷五
一五
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昂弟仲景性
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
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為河南尹奉
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為盜
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豪貴
寒心孝武帝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
師齊神武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長
安仍除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
乃娶故尔朱天光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

景甚重之經數年前妻叔袁紇氏自洛陽間行
至也列遂徙居異宅久之有姦事露詔仲景殺
之仲景寵情愈至謬殺一婢蒙其屍而厚葬以
代焉列徙於密處人莫知其詐仲景三子濟鍾
奉叔袁紇氏生也皆以宗室早歷清官仲景以
列尚在恐妻子漏之乃謀殺袁紇紇先覺復欲
陰害列列謂從奴曰若袁紇殺我必投我廁中
我告丞相異或不死若不理首愆猶埋我好地
爾為我告之奴遂告周文帝周文依奏詔答仲

景一百免右僕射以王歸第也列以自告而逐
之仲景猶私不已又有告者詔重笞一百付宗
正官爵盡除仲景仍通焉後周文帝以其歷任
有令名且杖策追駕乃奏復官爵也列表統於
是同居大統五年除幽州刺史仲景多內亂後
就州賜死仲景弟暹字叔照孝莊初除南兗州
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
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累遷秦州刺史先秦州
城人屢為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晉泰元

年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
人財物詐一臺符誣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
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錄
尚書事薨贈太師錄尚書子冲襲無子國絕太
興弟遙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孝文南
征賜爵饒陽男宣武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
詔以餘尊所厭不許明帝初累遷左光祿大夫
仍領護軍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為祆幻遂說勃
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

為主法慶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
 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為一住菩薩殺十人者
 為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
 相知識唯以殺害為事刺史蕭寶夤遣兼長史
 崔伯麟討之敗於煮棗城伯麟戰沒凶衆遂盛
 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
 世除去衆魔詔以遙為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
 事討破之禽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法慶傳
 首京師後禽歸伯初遙大功昆弟皆是景穆之

孫至明帝而本服絕故除遙等屬籍遙表曰竊
 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有得變革者
 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總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
 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
 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
 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
 磐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為此別制者太和之
 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滅之
 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



賜帛三千疋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縑
二千疋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
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
以其輔已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
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
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
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
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疎矣臣去皇上雖是
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

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
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
行道之悲儻焉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
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過密之中便議此
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
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遙表靈太后不從
卒謚曰宣公遙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
秋之義為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
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

謚曰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略庫莫奚
侵擾詔新成討之新成乃多為毒酒賊逼便棄
營而去賊至競飲遂簡輕騎縱擊俘馘甚多後
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惠公子鬱字伏
生襲位開府為徐州刺史以黷貨賜死國除長
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
應襲先爵為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
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

託疾還私第宣武徵為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
山以穴為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子暉業訴
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空公謚曰文
獻初弼常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
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語暉業終如其
言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
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
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
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
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
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
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
所交通居常閒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為辨宗
錄四十卷行于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
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于宮門外罵元
詔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墮與人何不打碎之
我出此言知即死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

殺之并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
業神色自若仍鑿冰沈其屍暉業弟昭業頗有
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業立於閭
闔門外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
黃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謚曰文侯鬱
弟偃位太中大夫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鬱以
貪汙賜死爵除詔以誕偃正妃子立為嫡孫特
聽紹封累遷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為人患牛
馬騾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為婦

有沙門為誕採藥還見誕問外消息對曰唯聞
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至來一家
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後為御史中尉元纂所
糾會赦免薨謚靜王子撫字伯懿襲莊帝初為
從兄暉業訴奪王爵偃弟麗字寶掌位兼宗正
卿右衛將軍遷光祿勳宗正右衛如故時秦州
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呂苟兒為主號建明元
年置立百官攻通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眾自
稱王號聖明元年以麗為使持節都督與楊椿

討之苟兒率眾十餘萬屯狐山別據諸險圍逼
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逆戰麗
夜擊走之行秦州事卒詔破苟兒于狐山乘勝
追掩獲其父母妻子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
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麗因平賊之勢
枉掠良善七百餘人宣武嘉其功詔有不聽
追檢拜雍州刺史為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
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
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為尚書左僕射帝

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下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况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麗脫冠謝賜坐卒謚曰威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禽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

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

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後為內都大官孝文初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為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眾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勅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討之前鋒敕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敕勒色動恐有變今不設備將為所圖雲

不從敕勒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累遷懷朔鎮
大將坐貪殘怒死削除官爵卒孝文哭於思政
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謚曰靈王子逞字萬安卒
於齊州刺史謚曰威逞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為
梁將所攻舉城降之梁武以為百道摠督魏王
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
言同百舌膽若鼯鼠遂徙合浦逞弟汎字普安
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
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

縣男於河陰遇害汎弟脩義字壽安頗有文才
自元士稍遷齊州刺史脩義以齊州頻喪刺史
累表固辭詔不許聽隨便立解字脩義乃移東
城為政寬和遷秦州刺史明帝初表陳庶人禧
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
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
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
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
上黨郡缺居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

大言不遜修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眾呼
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屈指修
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
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
邀車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寅諭之乃止
二秦反假脩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
州事為諸軍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
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
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寅討之以脩義為

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謚曰文子均位給事
黃門侍郎後入西魏封安昌王位開府儀同三
司薨贈司空謚曰平子則字孝規襲爵位義州
刺史仕周為小冢宰江陵摠管子文都性梗直
仕周為右侍上士隋開皇初授內史舍人煬帝
即位累遷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甚
有當時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
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為東都留守帝崩文
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為帝侗署文都為內

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
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
浩為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
通於李密密乃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
世克不悅文都知之陰有誅世克計侗以文都
領御史大夫世克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誅之
文都遂懷奏入殿有人以告世克世克馳還舍
嘉城至夜難作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
下曰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侗允兵勢盛遣其所

署將軍黃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
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遣之左右莫不
憫默出至興教門世克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
見害則弟矩字孝矩西魏時襲祖爵始平縣公
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元氏將危陰謂昆季曰宇
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為兄則
所遇乃止後周文為兄子晉公護娶其妹為妻
情好甚密及護誅坐徙蜀後拜司憲大夫隋文
帝重其門地娶其女為房陵王妃及為丞相拜

萬曆二十年刊
七百三十一
三百三十一

少冢宰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及房陵立為皇太子立其女為皇太子妃親禮彌厚拜壽州摠管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摠管屯兵江上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卒官謚曰簡子無竭嗣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雅弟褒字孝整少有成人量年十歲而孤為諸兄所愛養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從家素富多金寶褒一無所受脫身而出仕周位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隋開皇中拜原州摠管有商人為賊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隋文帝遣窮之使者薄責褒何故利金而捨盜褒引咎無異辭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他所上謂曰何至自誣褒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臣罪一也百姓為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

臣罪二也無顧形迹至今為物所疑臣罪三也
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賄使者復將
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
自誣上歎異之稱為長者煬帝即位拜齊郡太
守及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
掾當行詐疾褒杖之掾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
欲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餘數日死坐免官卒
于家

樂良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

龍性貪暴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子康王樂平
襲薨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國除子忠明帝時
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汎舟天泉池命宗
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遂著紅羅
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為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
有常式何為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
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
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

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
氣節孝文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刑社稷匡輔
朕躬今可改名為匡以成克終之美宣武即位
累遷給事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
帝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
將上匡諫帝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
忠蹇宣武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既忤皓懼為所
害廉慎自脩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為大宗
正卿河南邑中正匡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

悉有妃號而三藩以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為
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命婦之號竊以為
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
夫三藩既啓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
與已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藩王妻名號始定後
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
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興絕之義
時宣武委政於高肇宗室傾憚唯匡與肇抗衡
先自造棺置於聽事意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

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太常卿劉芳議
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奏匡曰自
金行失御羣偽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高祖
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
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以忝裁寸將均周
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
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為尺宣
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
以黍十二為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

表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請集
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
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
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
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
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刊
寸竝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
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頻經
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

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
二三謂芳一尺為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
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忝校
彼二家云竝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
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匡兩途舛駁未即時定肇
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踰先旨
宜仰依先朝故尺為定自爾以後而匡與肇厲
言都坐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尊競無復彝
序匡更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

敕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之名希播制作之譽
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
已阿黨劉芳遏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以恩言
依經案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
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
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怕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
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
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為下之義復考校勢
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則足內朝抱璞人

外囂言肆意彰于朝野然臣職當出納獻替所
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
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關
一言見芳成事方出此語計秀才學與臣殊懸
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
於人規成虛譽况臣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
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黃帝始祖德布
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
銘偽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即變漢制

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
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
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
據準又云共構虛端妄為疑似託以先朝云非
已製臣案此欺詐乃在於臣不在於芳何以言
之芳先被敕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
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
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忝更不增損為
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臣造時在牒後一歲

方於爾日匡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為詐也計崇
造寸積忝十二群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忝
亦俱見先朝詔書以忝成寸首尾歷然寧有輒
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
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
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
匡既誣毀宰相訕謗時政阻惑朝聽不敬至甚
請以肇匡竝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詔
曰可有司奏匡誣肇處匡死刑宣武恕死降為

光祿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為兖州刺史匡臨發
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匡猶以尺度金石之事
國之大經前雖為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
之日願聽臣肇赴帝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
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忝何得復云
先朝之意也兖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
赴都也明帝初入為御史中尉匡嚴於彈糾始
奏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違其
糾惡之心又慮匡辭解欲獎安之進號安南將

軍後加鎮東將軍。臣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曆往代良規。臣宗室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籥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殞，國除祀廢，不祀。忽諸臣親同若子，私繼歲久，宜樹維城，永茲磐石。」可特襲王爵，封東平郡王。臣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以為：「晉中書監荀勗

所造之尺，與高祖所定毫釐略同。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時亦準議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叡明下燭，不刊之式，事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臣議，永遵先王之制。詔從之。臣每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臣剛隘，內遂不平。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脩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之，後將赴省，與臣逢遇，騶卒相撾，朝野駭愕。澄因是奏臣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

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為
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
曰文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第四子獻襲
薨子祖育襲武定初墜馬薨子勒又襲齊受禪
爵例降

同夜一見

林之全

北史十七

列傳第六

北史十八

景穆十二王下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年五歲景穆崩
號哭不絕聲太武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
意也獻文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
訟甚收時譽及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
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皇魏
未之有韋太尉源賀又進以為不可願思任城
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

然實冲幼陛下欲隆獨善其若宗廟何帝曰儲
官正統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孝文後
蠕蠕犯塞雲為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過大
磧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楯若令此楯在
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敕勒首領執手勞遣之
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破之獲其兇首後
仇池氏反又命雲討平之除開府徐州刺史雲
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獻文不許雲悲號動
疾乃許之性善撫接深得徐方之心為百姓所

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再遷冀州刺史甚得
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
恩孝文嘉之詔宣告天下使知勸勵遷長安鎮
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脩留心庶獄挫却
豪強劫盜止息州人頌之者千餘人太和五年
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贈襚諸子奉遵其旨謚
曰康陪葬雲中之金陵長子澄字道鏡少好學
美鬚髮善舉止言辭清辯響若懸鍾康王薨居
喪以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以氏羌反叛除

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誠厲之
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為宗室
領袖是行當不辱命我不妄談也澄至州誘導
懷附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黃馬一匹
以旌其能轉開府徐州刺史甚著聲績朝京師
引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
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
鄭國寡弱攝於強隣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
刑書以示威雖垂古式合今權道帝方革變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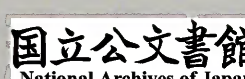
善其對笑曰任城當欲為魏子產也朕方創改
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後徵為中書令改
授尚書令齊庾華來朝日九澄音韻適雅風儀秀
逸謂主客郎張彞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
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
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
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帝曰行禮已畢欲令宗
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命澄為七言連韻與
孝文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後帝外示

南討意在謀遷齊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謀
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澄進曰易
言革者更也將欲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
陛下帝有天下今日卜征不得云革命未可全
為吉也帝厲聲曰此象云大人武變何言不吉
也車駕還宮便詔澄未及升階遙謂曰向者之
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眾人競言沮我大
計故厲色怖文武耳乃獨謂澄曰國家興自北
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

之地非可興文喟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
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深贊成其事帝
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
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
策詔澄馳駟向北問彼百司論擇可否曰近論
革今真所謂革也澄既至代都眾聞遷詔莫不
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眾乃開伏遂南馳
還報會車駕於滑臺帝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
業不得就也從幸荆宮除吏部尚書及車駕自

代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動有
 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
 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帝至
 北芒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夜夢
 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
 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殷墟而弔比干
 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
 不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
 祭焉齊明帝既廢弒自立其雍州刺史曹武請

以襄陽內附車駕將自赴之引澄及咸陽王禧
 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冲等議
 之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帝曰衆人意見不
 等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為應留之
 議朕當為宜行之論諸公坐聽長者從之於是
 帝往復數交駕遂南征不從澄及李冲等言後
 從征至縣瓠以疾篤還京車還洛引見王公
 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
 樂之禮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



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
無滯次之洗煩池帝曰此池亦有嘉魚澄曰所
謂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
物魚躍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
次之凝閑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
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
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坐雖
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冲對曰臣既
遭唐堯之君敢辭元凱之譽帝曰光景垂落朕

同宗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何得默介德音即
命黃門侍郎崔光躬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
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千萬歲壽
帝曰卿等以燭至致辭復獻於萬壽朕報卿以
南山之詩乃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
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
飲後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書恒州刺史穆
泰在州謀反授澄節銅武竹使符御杖左右仍
行恒州事行達鴈門遣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

即禽秦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叡安陸侯元隆等百餘人竝獄禁具狀表聞帝覽表乃大悅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正復臯陶斷獄豈能過之顧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一此也車駕尋幸平城然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帝謂左右曰必也無訟今日見之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帝復幸鄴見公卿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

人冠帽而着小襦襖者尚書何為不察澄曰着者猶少帝曰任城欲令全着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令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一羣婦女輩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為舉天下網維為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帝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尋除尚書左僕射從駕南伐孝文崩受顧命宣武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遠潛通齊國為叛逆澄信之乃

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
宰輔免官還第尋除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
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上表請脩復皇宗之
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先是朝議有南伐之計
以蕭寶寅為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為江
州刺史戍陽石以澄揔督二鎮授之節度澄於
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
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澄揔勒大眾駱
驛相接所在克捷詔書褒美既而遇雨淮水暴

長澄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餘人澄頻
表解州帝不許有司奏奪其開府又降三階轉
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百姓每有橫調恒煩
苦之前後牧宰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又明黜
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人布
絹不任衣者禁不聽造百姓欣賴焉母孟太妃
薨居喪過毀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時高
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為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
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為狂宣武夜

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明帝沖幼朝野不安澄雖疎斥而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為尚書令於是衆心欣服尋遷司空加侍中領尚書令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欲太后覽之思勸誠之益又奏利國濟人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人任人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人之官皆須黜

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住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武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番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

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
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
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
后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尋以疾患表求解
任不許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闖邊
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脩警備之嚴詔不
從後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
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
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

州郡縣犯十杖以上百鞭以下收贖之物絹一
疋輸博二百以漸脩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
表駁其事遂寢不行澄又奏司州牧高陽王臣
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
因公事理實未盡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
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
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人命傷理
敗法往年在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
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

愕若生殺在下，雷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詔從之。澄當官無所迴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西域噉噉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庄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勲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

澄表以爲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勲妄階，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即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殊不同，偽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澄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於象珥，極麗貂於鬢髮。江南偽晉、穆何后有女尚書。

而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袞安之服且婦人而服男子之服至陰而陽故自穆哀以降國統二絕因是劉裕所以篡逆禮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時太后銳於興繕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工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爲之踊上削奪百官祿力費損庫藏兼曲賚左右日有數千澄上表極言得失雖卒不從常優答禮之政無

大小皆引參預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人者必於諫諍殷勤不已內外咸敬憚之二年薨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動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欷歔當時以為哀榮之極第四子彝襲彝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又專權而彝恥於託附故不得顯職

莊帝初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
文彞庶長兄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
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
日一皆通徹豐竒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
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
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
秋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蹇愕淡於榮利好飲
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吒詠虛室宣武時上魏
道頌文多不載起家為給事中時高肇權重天

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
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
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
王公先達莫不怪憎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
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尔况其父乎及去肇
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拜太常少
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
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為孝
思所致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叉威勢

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
不詣又謂順曰卿何得聊不見我順正色曰
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為心
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
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
出除恒州刺史順謂又曰北鎮紛紜方為國梗
請假都督為國屏捍又心疑難不欲授以兵官
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殺
生由已自言天曆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又

彌忿憚之轉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
每懷鬱快形於言色遂縱酒自娛不親政事又
解領軍徵為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
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
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又不果而
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
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親哀其
冤酷行路士庶見一家十喪皆為青旒莫不酸
泣又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柰何以一

妹之故不伏元又之罪使天下懷冤太后嘿然
不語就德興於營州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
敗而還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
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為言順勃然曰盧同終
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
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慙不敢復言靈太
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順面諍之曰禮婦人喪
夫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珥衣不被綵陛下毋臨
天下年垂不惑過脩容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

慙而還入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眾中見
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
臣之一言乎初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賞納
而廣陽王深通徽妻于氏大為嫌隙及深自定
州被徵入為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為記書辭
頗優美徽疑順為深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
靈太后出順為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
遊園徽紇侍側順指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
嘉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因抗聲

叱之曰一介刀筆小人正堪為机案之吏寧應
忝茲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而
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
千戶又析彝邑五百以封順為東阿縣公順疾
微等間之遂為蒼蠅賦屬疾在家杜絕慶弔後
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
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
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儼深
懷謝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為北宮幸臣僕射

李思冲尚與王洛誠同傳以此度之卿亦應繼
其卷下見者為之震動而順安然自得及上省
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侂起侂起曰
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
能言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
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為廷尉評頻請託順順不
為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
昧爽坐都聽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
衆控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

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湧長歎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為省吏何合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誠宜遵旨自有恒規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為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為官順曰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

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後兼左僕射介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告衣冠遂便出走為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止有書數十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

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帝怪其聲
散偉以狀對莊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
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
絹百匹餘不得為例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
烈初帝在藩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觸東
南上日月俱破復翳諸星天地盡闇俄而雲消
霧散便有日出自西南隅甚明淨云長樂王日
尋見莊帝從閭闔門入登太極殿唱萬歲者三
百官咸加朝服謁帝唯順集書省步廊西槐樹
下脫衣冠卧既寤告元暉業曰吾昨夜夢於我
殊自不佳說夢因解之曰黑雲氣之惡者是北
方之色終當必有北敵以亂京師害二宮殘毀
百寮何者日君象也月后象也衆星百官象也
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昔劉曜破晉室以為
髑髏臺前途之事得無此乎雖然彭城王勰有
文德於天下今夢其兒為天子積德必報此必
然矣但恨其得之不久所以然者出自西南以
時易年不過三載但恨我不見之何者我夢卧

槐樹下槐字木邊鬼身與鬼并復解冠冕此寧
不死乎然亡後乃得二公贈耳皆如其夢順撰
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才篇竝多亡失長子
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
祭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位司
徒屬天平中為奴所害贈尚書右僕射順弟紀
字子綱隨孝武入關中位尚書左僕射華山郡
王澄弟嵩字道岳孝文時位步兵校尉大司馬
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帝聞而大怒

詔曰嵩大司馬薨殂爾便以鷹鷂自娛有如
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
免官後兼武衛將軍孝文南伐齊將陳顯達率
衆拒戰嵩身備三仗免胄直前勇冠三軍將士
從之顯達奔潰帝大悅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
文武擯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初孝文之
發洛也馮皇后以罪幽於宮內既平顯達回次
穀唐原帝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
謂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

城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內親詔遣之宣武即位為揚州刺史威名大振後并妻穆氏為蒼頭李大伯等所害謚曰剛侯第二子世雋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孝莊時遷吏部尚書介朱兆寇京師詔世雋以本官為都督守河橋及兆至河世雋初無拒守意使隔岸遙拜遂將船五艘迎兆軍兆因得入京都破殘皆世雋之罪時論疾之尤為介朱世隆所昵孝武初改封武陽縣子世雋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為中尉彈

糾坐免官孝靜時位尚書令世雋輕薄好去就興和中薨贈太尉謚曰躁戾

南安王植皇興二年封孝文時累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植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帝聞其致感賜帛千匹以褒美之徵赴講武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公孝行著於私庭令問彰於邦國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

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而楨不能
遵奉後乃聚歛肆情孝文以楨孝養聞名內外
特加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以
議定遷都復封南安王為鎮北大將軍相州刺
史帝餞楨於華林都亭詔並賦詩不能者並可
聽射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帝送楨下階流
涕而別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鄴上日暴雨大風
凍死者數十人楨又以旱祈雨于羣神鄴城有
石上龍廟人奉祀之楨告神像云三日不雨

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
謚曰惠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楨知而不告雖
薨猶追奪爵封國除子英性識聰敏善騎射解
音律微曉醫術孝文時為梁州刺史帝南伐為
漢中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英以大駕親動
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追討帝許之
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宣武即位拜
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尋詔英率
眾南討大破梁曹景宗軍梁司州刺史蔡道春

北史及傳卷六
三百三十歲
憂死三關戍棄城而走初孝文平漢陽英有戰
功許復其封及為陳顯達所敗遂寢是役也宣
武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既而梁入寇肥梁
詔英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英表
陳事機乃擊破陰陵斬梁將二十五人及虜首
五千餘級又頻破梁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
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梁中軍大將軍臨
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
東走凡收米四十萬石英追奔至馬頭梁馬頭

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以師行已久命英
為振旅之意英表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
在必尅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雨連并可謂天
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
淹使生異議願聞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
以日月無使為山之功中途而廢及四月水盛
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退士衆沒者十有五六
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以付
典有司奏英經筭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為百

姓後京兆王愉反復英王封除使持節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郢州中從事督榮祖潛引梁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竝據城降梁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縣瓠人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梁將齊苟兒率眾守縣瓠悅子尚華陽公主并為所劫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帝以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眾少累表請軍帝不許而英輒與

邢巒分兵共攻縣瓠剋之乃引軍而南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尅一關而二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也英恐其并力於東仍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果如英策凡禽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薨贈司徒公謚獻武王英子熙字真興好學俊爽有文才

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
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略固請乃止累遷光祿勳
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壻也故歲中驟遷後
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上其日大風寒雨凍死
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
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熙兄弟並為清河王懌
所昵及劉騰元又隔絕二宮矯詔殺懌熙乃起
兵討之熙起兵甫十日為其長史柳元章別駕
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執熙置之高樓并其子

弟又遣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師
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初哭泣不
絕至於熙死熙既藩王加有文學風氣甚高始
鎮鄴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瑛之李神儁王誦
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別及將死
復與知故書恨志意不遂時人矜之又熙於任
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
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
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墻崩無遺堵焉熙惡之

覺而以告所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所夢熙兄弟
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或囚迎降逐北至
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為功狀又于忠誣郭
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
世以為冤及熙之禍識者以為有報應焉靈太
后反政贈太尉公謚曰文莊王熙弟略字雋興
位給事黃門侍郎熙敗略潛行自託舊識河內
司馬始賓始賓便為荻筏夜與略俱渡盟津詣
上黨屯留縣粟法光察法光素敦信義忻而納

之略舊識乃雙時為西河太守略復歸之停止
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洛潛遁江左梁武甚禮
敬之封中山王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
僧據城南叛梁乃以略為大都督令詣彭城接
誘初附尋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南自以
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為人與法
僧言未嘗一笑梁復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其
豫章王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暉將
士五千人悉見禽虜明帝敕有司悉遣革等還

南因以徵略梁乃備禮遣之明帝詔光祿大夫
 刁雙境首勞問除略侍中義陽王還達石人驛
 亭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先相識者迎之近郊
 其司馬始賓除給事申領直候栗法光本縣令
 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兗州刺史略所經一食
 一宿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王後為尚書令
 靈太后甚寵任之其尤委信殆與元徽相埒於
 時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略守常自保無他裨益
 唯具臣而已尔朱湜略之姑夫略素所輕忽略

又黨於鄭儼徐紇榮並銜之榮入洛也見害於
 河陰加贈太保司空公謚曰文貞英弟怡位鄴
 善鎮將在鎮貪暴為右司所糾逃免卒莊帝初
 以介朱榮婦兄贈太尉扶風王子肅封魯郡王
 肅弟曄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莊帝
 初封長廣王介朱榮死世隆等推曄為主年號
 建明尋為世隆廢節閔立封為東海王孝武初
 被殺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位沃野鎮都大將甚

有威名。薨謚康王。子鸞襲鸞字宣明。身長八尺。署帶十圍。以武藝稱。頻為北都大將。孝文初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與安南將軍盧陽烏李佐。攻赭陽。不尅。敗退。降為定襄縣王。後以留守功。還復本封。宣武時為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大為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為人患。宣武聞之。詔奪祿一周。薨謚懷王子徽。字顯順。粗涉文史。頗有吏才。宣武時襲封為河內太守。在郡清整。有時譽。明帝時為并州刺史。

先是州界夏霜。安業者少。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人災弊。況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人困也。先給後奏。明帝嘉之。加安北將軍。汾州山胡舊多劫掠。自徽為郡。群胡自相戒勿得侵擾。隣州汾肆之人。多來詣徽投訴。願得口判。除秦州刺史。還都。吏人涕泣攀車。不能自已。徽車馬羸弊。皆京來舊物。見者莫不歎其清儉。改授度支尚書。兼吏部尚書。尋為正。徽以選舉。

法期在得人限以停年有乖舊體但行之日久
難以頓革以德同者盡年勞等者進德于時稱
為中平除侍中餘官如故徵表乞守一官天下
士子莫不歎息咸曰城陽離選貧者復何所希
怨嗟之聲俄然上徹還令兼吏部尚書累遷尚
書令時靈太后專制朝綱頽褻徵既居寵任無
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多
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復識者疾之又不能防
閑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深姦通及深受任軍

府每有表啓論徵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焉莊
帝踐阼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之入
洛徵從莊帝北巡及車駕還宮以與謀之功除
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
萬戶徵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徵為莊帝親待內
懼介朱榮等故有此辭莊帝識其意聽其辭封
不許讓官徵後妻莊帝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
壻徵性佞媚善自取容挾內外之意宗室親寵
莫與比焉遂與彧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

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
師錄尚書事揔統內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
散亡及介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筭略無出憂怖
而已性多嫉妬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議獨
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並勸帝不納乃
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惜財用於時有所賞賜咸
出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莊帝雅自約狹
尤亦徽所贊成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
也徽待之頗厚苗每致忠言徽多不採納苗謂

人曰城陽本自蜂目而豺聲復將露也及介朱
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徽乘馬奔
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
彌宅彌外雖容納內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將
至令其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介朱兆
孝武初贈使持節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司州牧
謚曰文獻子延襲爵齊受禪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
武郡王謚曰敬無子孝武初以南安惠王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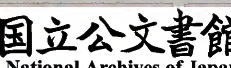
子彬為後彬字豹兒勇健有將用為夏州刺史以貪恠削封後除汾州刺史胡六百餘人保險謀反彬請兵二萬帝大怒曰必須大眾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卒贈散騎常侍子融字水興儀貌壯麗性通率有豪氣宣武初復先爵累遷河南尹融性尤貪欲恣情聚斂為中尉糾彈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寡於經略為胡所敗後

賊帥鮮于脩禮寇暴瀛定二州長孫承業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為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深等共討脩禮師度交津葛榮殺脩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於陣見殺贈司空公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公加前後部鼓吹謚莊武子景哲襲景哲弟朗即廢帝也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謚曰康無子獻文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承全後之襲封後改名思譽孝文時為鎮北大將

軍穆素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削封為庶人
大和末復王封薨謚密王子景略襲位幽州刺
史薨謚惠王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少聰敏為外都大官斷
獄有稱車駕南伐領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遇
休以三盜人狗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
不斬何以息盜詔曰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
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帝謂司徒馮
誕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

軍肅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
武迎家于平城帝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
休寢疾帝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於
路及薨至殯車駕三臨帝至其門改服謁衰素
弁加經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弔禮謚曰靖王詔
贈假黃鉞加羽葆鼓吹悉準三老尉元之禮帝
親送出郭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宣武世配
饗廟庭次子燮襲拜太中大夫除華州刺史燮
表曰謹惟州居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



壤然胡夷內附遂為戎落竊以馮翊古城實惟
西藩奧府面華渭包原澤井淺地平樵牧饒廣
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
舊雉功省力易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
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
移薨於州贈朔州刺史子超字化生襲時以胡
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後復本封介朱榮
入洛避難見害超弟琰字伏寶大統中封宋安
王薨謚曰懿子景山

景山字寶岳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以
軍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以功拜
大將軍平原郡公亳州摠管法令明肅賊盜屏
迹部內大清徵為候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章
孝寬經略淮南鄭州摠管宇文亮反以輕兵襲
孝寬寬為亮所薄景山擊破之以功拜亳州摠
管隋文帝為丞相尉遲迥作亂榮州刺史宇文
胄與迥通謀陰以書諷景山景山執使封書詣
相府進位上大將軍以軍功遷安州摠管進柱

國隋文帝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
山為行軍元帥出漢口將濟江會陳宣帝殂有
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為敵人所憚後數載
坐事免卒于家贈梁州摠管謚曰襄子成壽嗣
成壽便弓馬為秦王庫直大業中為西平郡通
守燮弟願平清狂無行宣武初為給事中悖惡
日甚殺人劫盜公私咸患帝以戚近不忍致之
法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冀其克念帝崩
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不悛還於別館依前

禁錮久之離禁還家付宗師嚴加誨獎後拜通
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僇其妻王氏於其男女
前又強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尉侯剛案
以不遺處絞刑會赦免黜為員外常侍卒

論曰平陽諸子熙乃忠壯京兆之胤棕實有聲
臣之蹇直有足稱矣當獻文將禪可謂國之大
節康王毅然廷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斯之謂
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為宗傑身用累朝寧濟夷
險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乎順憲諤傲儻有汲

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陣之
氣傷乃裂冠之徒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
將帥之用者聲於時熙略兄弟蚤播人譽或才
踈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
命惜也唐王不永驚起家聲微飾智矯情外諂
凶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宛其死也固其宜哉
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靖王聽斷威重見稱于太
和美矣

甲寅十月二十四夜一見

林

列傳第六

北史十八

列傳第七

北史十九

文成五王

獻文六王

孝文六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
生安樂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
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
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安平早
薨無傳

萬曆二十年

七史列傳卷七

大本 式百六十三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
王長樂性疑重獻文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
出為定州刺史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百姓詣闕
訟之孝文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
後謀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子
詮字搜賢襲宣武初為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
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
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變遣使觀詮動靜
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以李平高

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
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謚曰武康子鑒字長
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
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
攻信都鑿既庸才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
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鑿斬首傳洛詔改
姓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鑿王爵贈司
空鑿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鑿反敗遂
奔葛榮榮滅得還孝武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

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統二年還長安
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謚武襄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鞫
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謚曰莊子諧字仲和襲十
九年薨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
三公已上自漢已降多無此禮庶仰遵古典哀
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親王有朞
親者為之三臨大功親者為之再臨小功總麻
為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者欲於

大斂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總衰而弔既殯之
總麻理在無疑大斂之臨當否如何為須撫柩
於始喪為應盡哀於闔樞黃門侍郎崔光宋弁
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
高聰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
之者稀陛下方遵前軌臣等以為若朞親三臨
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降宜從
始喪大斂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
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

王薨朕既臨之後受慰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
不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
躬親撫視羣臣從駕臣等議以為不宜復哭詔
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既
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
諧將大斂帝素委貌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
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
從於卑舊為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
自茲厥後悉可歸骸芒嶺皆不得就塋恒代其

有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
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
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
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
此皆得任之其尸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
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詣武衛
將軍謚曰剛及葬帝親臨送之子靈道襲卒謚
悼王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
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為

內都大官孝文嘗與簡俱朝文明太后皇信堂
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孝文仁孝以諸
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
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
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
事頗節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薨
時孝文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絕不自勝
任但虛頓牀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曰靈
三宣武時改謚曰順子祐字伯授母常氏孝文

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為妃宣武以母從子貴詔
特拜為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
詔京兆王太子大安為後大安於若為從弟非
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琛字曇寶幼
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拜定州刺史琛妃宣武
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內外在州貪恠及還朝
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
無所不致何可叙用由是廢于家琛以明帝始

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為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為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為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東益南秦二州氏反，詔琛為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既摠軍省，求慾無厭，進討氏羌，大被摧破。內恃劉騰無所畏憚，為中尉彈糾，會赦除名。尋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武，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為鎮

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於州，贈太尉，謚曰匡子。延明襲宣武，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飢，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明帝初，為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既博極羣書，無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

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金
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為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
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
法僧梁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
甚得人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
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
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彫弊延明招携新故人
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大司馬元顥入洛
延明受顥委宰顥敗奔梁死於江南莊帝末喪

還孝武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日文宣所著詩賦
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詩禮別義
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
筭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別為之注皆行於世矣
孫長儒孝靜時襲祖爵

獻文皇帝七男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
咸陽王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
雍孟椒房生廣陵慧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
王勰高椒房生北海王詳

咸陽王禧字思永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皇子皇孫於靜所別置學選忠信博聞之士為之師傅匠以成之孝文以諸弟典三都職謂禧曰弟等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寔授刀之責文明太后亦致誠勗出為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孝文餞於南郊又以濟陽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告禧因以誡之後禧朝京師詔以廷尉卿李冲為禧師時王國

舍人應取八族及清脩之門禧取任城王隸戶為之深為帝責帝以諸王婚多猥濫於是為禧娉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娉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廣陵王羽聘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潁川王雍娉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勰娉廷尉卿隴西李冲女北海王詳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畫野由君理非下請入除司州牧詔

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邑食
二千老父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
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
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
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
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冲論此
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
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
卿實負社稷冲免冠陳謝又責留京之官曰昨

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何為而違前詔
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舛違之罪實
合處刑孝文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臂廷論如
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
有後言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帝
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元弟禧戚連
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飪鼎朕恒恐君有空授
之名臣貽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
為愧帝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

其性貪每加切誡而終不改操後加侍中正太尉及帝崩禧受遺輔政雖為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猶欲遠有簡娉以恣其情宣武頗惡之景明二年春召禧等入光極殿詔曰恪比纏疴疾實憑諸父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進位太保領太尉帝既覽政禧意不安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尚謀反帝時幸小平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

晡計不能決遂約不洩而散直寢時承祖薛魏孫與禧將害帝是日帝息於芒山止浮圖陰下少時睡卧魏孫便欲赴廷承祖私言於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癩魏孫且止帝尋覺悟俄有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其齋帥劉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至芒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言欲告反乃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不知事露其夜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

南走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龍武禧憂迫謂
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武敘憶舊
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已
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為諷已因解之
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柏塢
顧謂龍武曰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
武曰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禽送
華林都亭著千斤鎖格龍武羽林掌衛之時熱
甚禧渴悶垂死敕斷水漿侍中崔光令左右送

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初孝文觀台宿有逆謀
氣言於禧曰玄象變汝終為逆謀會無所成但
受惡而已至此果如言禧臨盡畏迫喪志乃與
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
言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致今日之事何復
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絕其諸子
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
賚高肇趙脩二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
多百匹下至十匹其積聚若此其宮人為之歌

曰可憐咸陽王柰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
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
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聞絃管
奏之莫不灑泣禧八子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
內太守陸瑋家初與通情既聞禧敗乃殺之通
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父不許乃
與二弟昌曄奔梁正光中詔咸陽京兆二王諸
子竝聽附屬籍後復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
坦襲翼與昌申屠氏出曄李妃所出也翼容貌

魁壯風制可觀梁武甚重之封為咸陽王翼
其嫡弟曄梁武不許後為青冀二州刺史鎮郁
州翼謀舉州入國為梁武所殺翼弟樹字秀和
一家獨立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位宗正御
後亦奔梁梁武尤器之封為魏郡王後改封鄴
王數為將領窺覷邊服介朱榮之害百官也樹
時為郢州刺史請討梁武資其士馬侵擾境
上孝武初御史中尉樊子鵠為行臺率徐州刺
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

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說之樹請委城還南子
 鵠許之殺白馬為盟樹恃誓不為戰備與社德
 別還南德不許送洛陽置在景明寺樹年十五
 奔南未及富貴每見嵩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
 戲歎初發梁觀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
 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
 賜死未幾社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
 死此驚不絕舍人李昭尋奉使向秦州至潼關
 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

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為賀拔岳所殺子鵠尋為
 達野拔所殺孝靜時其子貞自建業求隨聘使
 崔長謙赴鄴葬樹梁武許之詔贈樹太師司徒
 尚書令貞既葬還江南位太子舍人及侯景南
 奔梁武以貞為咸陽王送景使為魏主未幾景
 反暉字世茂梁封為桑乾王卒於南坦一名穆
 字延和傲狠凶麤因飲醉之際於洛橋左右頓
 辱行人為道路所患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
 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

萬曆二十年刊

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
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為驢王禧誅後坦兄翼樹
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
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
曰王才非荀爽中歲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
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之坦兄弟為彭城王勰
所收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
既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
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

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
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譽背雖美善
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後歷司徒
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師司州牧
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為
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為特進出為冀
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常別先責絹
五匹然後為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
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

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為太傅齊天保初準例降
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
實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說
圖讖有司奏當死詔竝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
所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位大將
軍孝文篤愛諸弟以幹摠戎別道誠之曰司空
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常侍盧陽烏才堪詢訪汝
其師之遷洛改封趙郡王除都督冀州刺史帝

親餞於郊誠曰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邦
國得不自勵也詔以李憑為長史唐茂為司馬
盧尚之為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幹殊
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
臨縱而不劾詔曰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
闇於政理律外重刑竝可推聞後轉特進司州
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
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政典御
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屏

左右誠之而幹悠然不以為意彪表彈之詔幹
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及至密使左
右察其意色無有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
免所居官以王還第謚曰靈王陪葬長陵子
謚襲封幹妃穆氏表謚及謚母趙等悖禮愆常
詔曰妾於女君猶婦人事姑舅妻子於君母禮
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猷可付宗正依禮正
罪謚在母喪聽聲飲戲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彈
遇赦復封後為岐州刺史謚性暴虐明帝初臺

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隊主
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聞大怒鞭
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間謚召近州人夫閉
四門內外嚴固搜掩城人楚掠備至又無事而
斬六人合城兇懼眾遂大呼屯門謚怖登樓毀
梯以自固士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
游擊將軍王琤馳馱喻之城人既見琤至開門
謝罪乃罷謚州除大司農卿遷幽州刺史謚妃
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毆其妃免官後除

都官尚書車駕出拜圓丘謚與妃乘赤馬犯鹵簿為御史所彈靈太后特不問薨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啓論謚贈假侍中司州牧謚貞景謚兄謚字興伯性平和位都官尚書介朱榮之入洛陽啓莊帝欲遷都晉陽帝以問謚爭之以為不可榮怒曰何關君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之謚曰天下事天下論之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謚宗室戚屬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罪謚

其從弟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謚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一昨愚志有遷京之意今見皇居壯觀亦何用去河洛而就晉陽臣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是以遷都議因罷永安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謚本年長應襲王封為其父靈王愛其弟謚以為世子莊帝詔復謚封趙郡王歷位司空太保太尉錄尚書事孝靜初拜大司馬薨謚孝懿謚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怨之

謚弟譚頗強立少為宗室推敬卒於秦州刺史
譚弟謙貪暴無禮位太中大夫封平鄉男河陰
遇害廣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為
外都大官羽少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以
羽為大理典決京師獄訟遷特進尚書右僕射
又為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孝文將南討遣羽持
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夏寧悅還領廷尉卿
及車駕發羽與太尉元丕留守帝友愛諸弟及
將別不恣早分詔羽從至應門及令羽歸望其

稱効故賜如意以表心十八年羽表辭廷尉不
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績狀及
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雖外有成令而內
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
定京官績行詔曰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
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為躁也今始維夏且
待至秋後孝文臨朝堂考羣臣顧謂羽曰上下
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
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

通帝又謂羽曰汝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著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偽之心今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贇曰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觀叔父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能懃謹夙夜數辭以疾今解卿長

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恭懃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為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陽烏曰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為一省文學之士常不以左史在意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等不能正心直言罪應大辟但以事鐘叔翻故不能別致貶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

其無成則永歸南畝。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愆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脩。今降為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又謂諫議大夫李彥卿實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為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及中書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為中第。初，孝文引陸叡、元贊等前曰：朕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怕北，遇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不免面牆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葉知名亦不可得也。帝大悅。帝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親受人訟，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曰：臣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帝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恨？車駕南伐，除開府、青州刺史。詔羽曰：海服之寄，故唯宗良。唯酒唯田，可不誠歟？宣武即位，遷司州牧。及帝覽政，引入內面，授司徒。請為司空，乃許之。羽先淫，負外郎馮俊興妻，夜私遊。為俊興所擊，積日秘匿。薨於府，宣武親臨哀贈。司徒謚曰：慧子恭襲，是為節閔。帝恭兄欣，字慶樂。

萬曆二十年刊
七
史
傳
卷
七

性麤率好鷹犬孝莊初封沛郡王後封淮陽王
孝武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太傅司州牧
尋除大司馬孝武入關中欣投託人使達長安
為太傅錄尚書事欣於中興宗室禮遇最隆自
廣平諸王悉居其下又為大宗師進大冢宰中
軍大都督大統中為柱國大將軍太傅文帝謂
欣曰王三為太傅再為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
例欣遜謝而已後拜司徒恭帝初遷大丞相亮
謚曰容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皆出

其園所汲引及僚佐咸非長者為世所鄙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倣儻不怕孝文曰吾亦未
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
成太和九年封潁川王或說雍待士以營聲譽
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為諸王用聲名何為改封
高陽後為相州刺史帝誡曰為牧之道亦易亦
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故曰是難宣武初遷冀州刺史雍在二州
微有聲稱入拜司州牧帝時幸雍第皆盡家人

禮遷司空轉太尉加侍中尋除太保領太尉侍
中如故明帝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諮決大
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為宗師進太傅侍中
領太尉公別敕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
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矯詔
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
黃門就咨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殺雍以問侍中
崔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為冀州
刺史雍表暴忠罪陳已不能匡正請返私門

太后感忠保護之勲不問其罪除雍侍中太師
領司州牧雍表請王公已下賤妾悉不聽用織
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
衣綾錦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竝不得以
金銀為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
也詔雍乘布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尚書事
朝晡侍講明帝覽政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
進位丞相又詔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
引坐特優拜伏之禮摠攝內外與元又同決庶

政歲祿粟至四萬石。仗侍盈房，榮貴之盛，昆弟莫及。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欲以為妃。宣武初，以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乃聽許。延昌已後，踈棄崔氏別房，幽禁，僅給衣食而已。未幾，崔暴薨，多云雍毆殺也。靈太后許賜其女伎，未及送之，雍遣其閹豎丁鵝自至宮內，料簡四人，冒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相國，謚文穆。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為時情所

推。自熙平以後，朝政褻落。及清河王懌之死，元又專政，天下大責歸焉。嫡子泰，字昌，頗有時譽，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贈太尉公。高陽王謚曰文子，斌襲斌，字善集，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為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準例降爵為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狼河，以罪賜死。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

文崩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
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吉慶孝文大奇之敏而
耽學雅好屬文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
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領宗子軍宿衛左
右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帝升金墉
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
不食今梧桐並茂詎能降鳳乎勰曰鳳皇應德
而來豈桐竹能降帝笑曰朕亦未望降之後宴
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下帝仰

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
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
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制詩至勰詩帝乃為改
一字曰昔初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
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拙方見聖
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瑀琢
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
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侍中詔
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之乏之秋何容方退後

從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
十數根帝時進繳遂住而賦詩令示勰曰吾作
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
就也時勰去帝十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
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
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亦調責吾耳詔贈勰所
生毋潘氏為彭城國太妃又除中書監侍中如
故帝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
勰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踈而兩竝

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
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
大異帝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
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帝親講喪服
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冲
蒙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竝未習禮每欲令我
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踈抑而不許頃因酒醉
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說御史中尉李
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臣得親承音

旨千載一時從征河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
軍事正中軍大將軍開府總於是親勒大衆須
吏有二十大鳥從南來一向行宮一向幕府各為
人所獲總言於帝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
大吉帝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
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
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
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
哉斯言總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帝令總為

身者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以
且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為才達但可為之
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筆帝曰汝所
為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總對曰子
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帝
為家人書於總曰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
親則宸極官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軌範宗制
之重捨汝誰寄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帝不豫
總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

議徐寒當世上醫先是假歸洛陽及召至勰引
之別所泣涕執手祈請懇至左右見者莫不嗚
咽及引入寒便欲進藥勰以帝神力虛弱唯令
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為壇於汝水濱依周公故
事告天地及獻文為帝請命乞以身代帝瘳賴
自懸瓠葉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其側飲
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
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勲之禮以勰功為羣將之
最尋以勰為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齊

將陳頴達內寇帝復親討之詔勰持節都督中
外諸軍事摠攝六師時帝不豫勰辭侍疾無暇
更請一王摠當軍要帝曰吾慮不濟安六軍保
社稷者捨汝而誰帝至馬圈疾甚謂勰曰今吾
當成不濟霍子孟以異姓受付况親賢不可不
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為知己盡命况臣託
靈先皇誠應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膺每跨
時要此乃周且遁逃成王疑惑臣非所以辭勤
請逸正欲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令愚臣獲避

退之福帝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
詔宣武曰汝第六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
懸榮捨紱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提携道趣
每請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
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
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也帝崩于行宮遇祕
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為計
奉遷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
決外奏累日達苑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

加斂襯還載臥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
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
喪行服宣武即位勰跪授遺敕數紙咸陽王禧
疑勰為變停於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
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
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武不覺艱難禧曰
汝恨吾後至耳自奉文不豫勰常居中親侍醫
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不解帶亂首垢面帝
患久多忿因之遷怒勰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威

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帝
昇遐，齊將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泄漏，致有
逼迫。勰內雖悲慟，外示含容，出入俯仰，神貌無
異。及至魯陽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懷防
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芥之過。勰上謚議，協
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
緯天地，曰文。上尊號為孝文皇帝，廟號高祖。陵
曰長陵。帝從之。既葬，帝固以勰為宰輔，勰頻口
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勰悲慟，每不許之。頻表

懇切，帝難違遺敕，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
勰為都督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帝不許，乃述職。
帝與勰書，極家人敬請，勰入京。景明初，齊豫州
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
事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復授司徒。又詔以
本官領揚州刺史，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齊將陳
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勰部分將士，頻
戰破之。淮南平，徵勰還朝。初，勰之定壽春，獲齊
汝陰太守王果、豫州中從事庾穆等數人，勰傾

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求還江外勰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為遠人所懷如此勰至京師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時咸陽王禧以驕矜頗有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帝又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帝遵遺敕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為恒州烈深以為忿烈子忠常在左右密令忠言於帝宜早

自覽政時將初祭王公竝齋於廟東坊帝遣于烈將壯士六十人召禧勰詳等引見帝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今遂叔父高蹈之志詔乃為勰造宅務從簡素以遂其心勰因是作蠅賦以喻懷又以勰為太師勰遂固辭詔侍中敦喻帝又為書於勰崇家人之敬勰不得已而應命帝前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平王暴虐不法制宿衛隊主率羽林武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帝

不納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坐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族從為三十卷名曰要略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為長樂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尚書令高肇性既兇愎又肇兄女入為夫人順皇后崩帝欲以為后勰固執以為不可肇於是屢譖勰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

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訪暉明勰無此帝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為證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產固辭不得已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傷人挽而入宴於禁中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賣毒酒至勰曰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

萬曆二十年刊

北齊書卷之七

三十一

復見武士以刀環築勰二下勰大言稱寃武士
又以刀築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
裹屍輿從屏門出載屍歸第云因飲而薨勰妃
李氏司空冲之女也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
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此屋
論者知有報應焉帝為舉哀於東堂勰既有大
功於國無罪見害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肇小
人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戚莫不喪氣景明報
德寺僧鳴鍾欲飯忽聞勰薨二寺一千餘人皆

嗟痛為之不食但飲水而齋追贈假黃鉞使持
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太師給鑾輅九旒
武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有司
奏太常卿劉芳議勰謚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
達曰宣宜謚武宣王詔可及莊帝即位追號文
穆皇帝妃李氏為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稱
肅祖節閔帝時去其神主嫡子劭字子訥襲封
劭善武藝少有氣節明帝初梁將寇邊劭表上
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

靈太后嘉其至意不許累遷青州刺史孝昌末
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為安豐王
延明所啓徵入為御史中尉莊帝即位尊為無
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為
文恭皇后子韶字世胄好學美容儀初介朱榮
將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滎陽太守鄭仲明
仲明尋為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
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為賊逼僧副恐不免
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

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逼之客乃退韶逢
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居十餘日莊帝訪
而護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
之魏室竒寶多随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
而不可出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
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尚書事司州牧特進太
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為縣公韶性行溫裕以高
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慧政好儒學
禮致才彥愛林泉修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常剝

北史列傳卷十一
三十一
韶鬢鬚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
為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
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
興韶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
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
家竝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
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竝無遺焉或
父祖為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
其嬰兒投于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

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
為之乂不食魚世哲從弟黃頭使與諸囚自金
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墜仍
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
加侍中孝文自洛北巡詳嘗與侍中彭城王勰
竝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停駕詔
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
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為制

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孝文臨崩顧命詳
為司空輔政宣武覽政為中大將軍錄尚書事
咸陽王禧之謀反詳表求解任制不許除太傅
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之拜命其夜暴
風震電拔其廷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
武之覽政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
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
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既以季父崇寵位望兼
極貪冒無厭公私營販又於東掖門外規占第

宅至有喪柩在室請延至葬而不見許輿櫬巷
次行路哀嗟詳毋高大妃頗助威虐怨響嗷然
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
及死葬訖猶毀隧視之又烝於安定王燮妃高
氏即茹皓妻姊詳既素附於皓又緣淫好往來
綢密詳雖貪侈宣武禮敬尚隆常別住華林園
西隅與都亭宮館相接帝每潛幸其所肆飲終
日與高大妃相見呼為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
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

北史列傳卷七
三十五
歲一入妾母子舍也初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竝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為必死亦乘車傍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為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時詳在南第帝召中尉崔亮入禁糾詳貪淫及茹皓劉胃常季賢陳掃靜等專恣之狀夜即收禁南臺又武賁百人圍守詳第夜中慮其驚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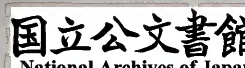
奔越道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喻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毋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能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受之果為取受吾何憂乎至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館毋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援甚嚴徙就太府寺免為庶人別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如法禁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輩欲劫出密抄

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
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覽得呈奏帝密令害之
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此
夜母妻不來死於奴婢手中詔喪還南宅諸王
皇宗悉令奔赴贈物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
乃以淫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
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麗輩茲令致此罪我得
高麗婢當斂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
行杖力疲乃使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

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創膿又杖其
妃劉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而
不檢校夫壻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
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歎怪之
永平元年十月詔追復王爵謚曰平王子顥襲
顥字子明少慷慨有壯氣為徐州刺史尋為御
史彈劾除名後賊帥宿懃明遠叱干騏驎等寇
亂函華等州乃復顥王爵兼左僕射西道行臺
以討明遠頻破賊解函華之圍後蕭寶寅等大

敗於平涼顯亦奔還京師武泰傳為相州刺史以禦葛榮屬介朱榮入洛推莊帝授顯太傅顯以葛榮南侵介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自安之策事不諧遂與子冠受奔梁梁武以為魏主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年號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拒之為顯所禽莊帝北幸顯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顯以數千之眾轉戰屢剋據有都邑號令自己天下人情想望風政自謂天之所

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陵竊市里朝野失望時又酷斂公私不安莊帝與介朱榮還師討顯顯自於河梁拒戰冠受戰敗被禽顯自輟轅出至臨潁為臨潁縣卒所斬初顯入洛其日暴風欲入閭闔門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有怕農楊曇華告人曰顯必無成假服袞冕不過六十日又諫議大夫元昭業曰昔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馬驚奔觸北宮鐵柱三



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帝位以古譬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孝武初贈太師大司馬顥弟頊莊帝初封東海王位中書監及顥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為時人笑顥敗潛竄為人執送斬於都市孝武初贈太尉

孝文七男林廢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文穆王懷文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懌汝南王悅鄭文華生皇子恂未封早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后親為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為皇太子及冠恂於廟孝文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體帝皆為定及恂入辭帝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

墓一寫為子之情山陵北海汝至彼太師事畢
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
訊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帝每歲
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
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
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孝文幸崧岳恂留守
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
領軍元徽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帝聞之駭惋外
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

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
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羣臣於清徽堂
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
冲竝免冠稽首而謝帝曰古人有言太義滅親
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朕待我無
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為庶人置之河陽服食
所供粗免飢寒而已帝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
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帝在長安使
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賫椒酒詣河

陽賜恂死時年十五餘斂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後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為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帝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累病數日死初帝將為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為娉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欽女為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帝嘗謂郭祚在光宋并曰人生

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日出省經博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罷卿等以為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一色太子尚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書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帝以光言為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宣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孝武初為護軍將軍帝留

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
遷中書監為納順皇后妹為妃而不見禮恭愉
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
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
趙郡李恃顯為之養父就之禮迎產子寶月順
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強令為尼於內以子付
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父無所誕乃表勸
廣嬪御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愉好文章
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雋祖瑩邢晏

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甲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
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
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
頗相夸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孝武攝愉
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為冀州刺史始愉自以
職求侍要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
幸妾屢被頓辱內外離抑及在州謀逆愉遂殺
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云
高肇謀為殺害主上遂為壇於信都之南柴燎

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為
皇后孝武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
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數十騎出
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
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携李手盡其私情雖鎖
繫之中飲賞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
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以面見至
尊於是欷歔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
肇令人殺之歛以小棺瘞諸子至洛皆赦之後

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
寶月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慧美姿貌孝文愛之
彭城王勰甚器異之竝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
內潤若天假之年繼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
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
和二年封孝武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才長
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
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譏懌及愉

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免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孝武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山宣尼以為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為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

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之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孝武笑而不應孝明熙平初遷太尉侍中如故懌詔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重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絕祆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

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眩誘生人致黃
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
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太后以
懌孝明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
竭力匡輔以天下為已任領軍元叉太后之妹
夫也恃寵驕盈懌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為义所
疾是黨人通直郎宋津愛希又旨告懌謀反禁
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得雪乃釋
焉懌以忠而獲謫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為顯忠

錄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月又與劉騰
逼孝明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懌於門
下省懌罪伏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
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
懌之喪為之劈面者數百人

廣平王懷關自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
出入令四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孝武崩乃得
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為性不儉倣儻難

測悅妃問氏即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
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木
之屬時輕與出採之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
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
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妃住於
別第靈太后救檢問之引入窮悅事故妃病杖
牀瘡瘡尚未愈太后因悅杖妃乃下令禁斷令
諸親王及三蕃其有正妃病患百日已上皆遣
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位及清河王懌為

元義所害悅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
之盡其私佞又大喜以悅為侍中太尉臨拜日
就懌子曹求懌服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曹杖
之百下曹居廬未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
不濟仍呼阿兒親自循撫闕悅乃為大剉確置
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
異事姦偷畏之而暫息及余朱榮舉兵向洛悅
遂奔梁梁武厚相資待莊帝崩遂立為魏主號
年更興節閔初遣兵送悅置於境上以覲侵逼

及齊神武既誅介朱以悅孝文子宜承天業乃
令人示意悅既至清狂如故動為罪失乃止孝
武初除大司馬開府孝武以廣陵頗有德望以
悅屬尊地近內懷畏忌故前後害之贈假黃鉞
太師司州牧大司馬王如故謚曰文宣子賴與
父俱奔梁遂卒於江左

皇子此年七歲景明元年薨就斂於華林棗間
堂葬于文昭皇帝陵東後以增廣文昭后墳塋
徙變北岡

論曰文成五王安豐持標令望延明學業該贍
加以雅談之美及于永安運迹寇戎卒致奔亡
亦其命也獻文諸子俱漸太和之訓而咸陽終
於逆節廣陵斃於桑中人而無儀各宜遄死高
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至於橈敗實尸其闕武
宣孝以為質忠而樹行及夫在安處危之操送
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佗之旨霍光異姓之誠事
實兼之竟而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
不全生嗚呼周成漢昭未易遇也北海義昧鶴

鷓奢淫行喪雖禍發青蠅亦自貽伊戚顛取若
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庶人
險暴之性自幼而長終以廢黜不得其終斯乃
朱均之性堯舜不能訓也京兆早有令問晚致
顛覆習於所染可不慎乎清河器識才譽以懿
親作輔時鍾屯諛始遘牆茨之逼運屬道消晚
扼兇權之手悲哉廣平早歲驕盈汝南性致狂
逸揆其終始俱不足論而悅以天人所棄卒嬰
猜懼之毒蓋地逼之尤也魏自西遷之後權移

同室而周文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咸屬竝
見保全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
緒明武纘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
枝葉榮茂足以愈於前代矣

列傳第七

北史十九

萬曆二十年刊

同德第六

三



封禁禁效其以愈然前所矣

封禁禁效其以愈然前所矣

封禁禁效其以愈然前所矣

封禁禁效其以愈然前所矣

